

◀（上接 8 版）

花费高，几乎用尽父亲身上所余钱款，致徐电报简单。【以上青岛——香港；汉简在船上，沈在青岛作应急补救。】

1938 年 1 月上旬，恒生轮抵达香港。因吴景桢是“大家都不知道的”，徐森玉没接到。陈君葆埋怨，“弄得非常的不好”。香港其时未遭战乱，陈



沈仲章在青岛码头,摄于 1938 年 1 月。

君不满情有可原。他习惯于和平时期英国文明的旅行经验，不明险区危情，不知找到人可托已属万幸。再说吴景桢把皮箱带去内地，辗转到了长沙，交给蒋梦麟。【以上香港——长沙；有个箱子去长沙，汉简情况下文揭晓。本段综合亲闻、笔录与文献资料。】

去了长沙的“东西”

《澎湃新闻》2017 年 9 月 7 日，刊发了柳向春《徐森玉先生与抢救居延汉简的传奇》（简称柳文）。柳文宣布：“可以肯定的是，吴景桢确实是将部分汉简携至了长沙。”这个大胆“肯定”要是真被肯定，居延汉简研究史上“确实”得记上一笔。甚至可以说，这是 1930 年居延汉简被发现后的一大“惊人”发现。

可惜，“肯定”是不对的。木简不曾去长沙！

柳文的主要依据是陈君葆 1938 年 1 月 15 日记（简称“陈记”）：“现在木简的其余一部分已有了下落了。吴景桢致守和的信说他过港时把东西迳带到长沙去，不及在香港停留云。”（《陈君葆日记》，谢荣滚主编，陈云玉、陈文蔚、陈文达和陈云湘编，商务印书馆，香港，1999 年第 1 版，第 339 页。我依版本为斯坦福大学藏本，扉页有“陈云玉赠”。柳自注也摘 1999 年版。核对柳摘，小有差异，不影响

本议题。）多年前我也见过这条陈记，也曾思考木简是否去过长沙。据闻《陈君葆日记》是畅销书，估计读过陈记的人不少，大概都曾做过类似猜测。不知为何十八年来，别人没有提出这一重大“发现”？

我较熟悉专题，看出疑点，没轻易下结论。我求联吴景桢后代，环环转联需耐心。2014 年初我经史语所简

牍团队邢义田的指点，基本确定了蒋梦麟到港日期。我又想起，父亲曾说抵港后“等木简”，对码头取简也有详细描述。这事不得心躁，准备待有了值得提出之点后，再向专家求教……

一转眼，斯坦福大学的两本《陈君葆日记》，在我手上已近四年。

初读柳文见“肯定”，我喜出望外，以为终于有人替我解决了久存心头之疑。可再一读，大大失望。

其实，日记不是论文或报告，原没打算公布，很少核实更正。后人解读，得借助辨析能力和背景知识。陈君葆是相助者，并非实物直接经手人。陈记中写得明白，陈得到隔地传言，吴景桢把“东西”带去长沙。消息源自袁守和，陈没说是否亲闻。袁也并没见到“东西”，只是接读吴函。仅读陈记行文，已知消息几经转传，信息层次很分明。

更关键的是，解读史料，还必须分清当年各人的真正角色。陈君葆并不是决策汉简南运者，因此他的猜想虽乍看有道理，但忽略了一个只有内圈人才明白之点：到底沈仲章托带的是什么“东西”，只有沈本人清楚，别人都不知道。

因为，汉简秘密南运，决策者责令沈仲章单人经手。定了三条原则：“没人看见，没人碰过，没人知道”。哪怕是指令发出者，也仅“知道”沈仲章运汉简，并没“看见”或“碰过”实物。至于何物装于何箱，只有装箱者沈仲章

“知道”。

1938 年 1 月 15 日，不完全知实情者陈君葆，在唯一知真情者沈仲章揭开谜底之前，以为吴景桢带去长沙的“东西”是汉简，记下了当日所闻所猜。没想到约八十年后，被当作史实而“肯定”。其实，陈记含不少可供思考的线索，只是求证者不够小心。

我求助于直接经手人的第一手资料。正巧不久前，经许地山公子周苓仲指点，征回一份父亲接受采访的口述记录稿（简称记录稿），原由许夫人周俟松保存。一查，见到谜底。

我兴奋地电邮邢义田：“记得我几年前关心蒋梦麟 1938 年初访香港的具体日期吗？我早在思考，木简是否被吴景桢带去长沙，再由蒋校长带回香港。因为此事较大须慎重，弄不好史语所汉简路线图得改，我一直在求联吴景桢后代。在找到进一步支持或反对的证据前，不敢惊动您。”我告知答案：“木简一直留在香港码头仓库，没去过长沙！被吴景桢带去长沙、再由蒋校长带回香港的是一个皮箱，里面藏有西北考察团的东西，还有向轮船公司领取木简的凭据！但因时隔已久，装木简的两个大箱子差点儿找不到。别人是极难找到的，除了父亲本人。”

邢义田回复：“太好啦。陈君葆日记也是这么说的。”原来，史语所的简牍专家早有合理解读。

这个答案，顺带排除了柳文猜测的一种可能，即汉简的“另外一批则是在 1 月 12 日的时候，由海口船方交给了陈君葆等人”。其实仔细读陈，便可知柳文猜测岔道，表过不提。读柳文其他辅助依据和解释，也经不起分析，不提也罢。

“长沙”之误，是柳文诸多弊病中较简单的一种，希望我已大致说清问题了。

为给本节所揭秘底提供佐证，下面摘录直接经手人沈仲

章的口述记录。含相关细节，还有几波几折。也为第一节汉简转移经过之延续，估计《历险记》这部分不详细。读者亦可跳过下节，直接读第四节结语。

留在香港码头的汉简

再说青岛脱船的沈仲章，幸运地在日军登陆之前，搭上路过的唯一海轮。父亲随船抵达终点上海，已身无分文。找到预定应该为他提供资助的机构，但因听闻日方追捕沈仲章，管事者怕事装傻。最后父亲向亲戚借钱，买船票去香港。印象中《历险记》中缺了在沪经历，容日后补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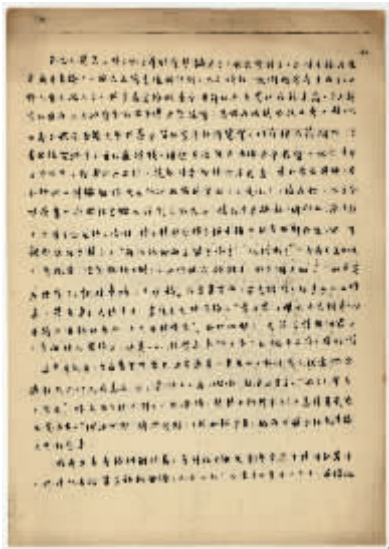
本节已定聚焦点是父亲抵港后，如何领取汉简。下面抄录新得记录稿中相关部分，不删减。其中“我”是沈仲章。有几处我用方括号加【（沈亚）明注】，可以加注的不止这些，容日后再补。

一到香港，我就找许地山。可是许说没有人来啊！后来我才知道吴君已到重庆，继而离开重庆到长沙。吴来信告诉我，皮箱已交给蒋梦麟校长，说蒋不久要飞香港，所以这个木简的收条，跟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邮票一大包等东西，连同北大的许多东西，一起直到蒋梦麟校长到港，才带来香港。我去找蒋，他把箱子慎重地交给我，打开一看，原封未动，北大的东西交给他。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东西和木简收条都在里头。我跟许地山一接头，我就说要立即找到徐森玉，但我到香港时，徐还没（从上海）来。【（从上海）三字为后加，父亲对此有尾注，见下。】后来见了面，我说：好啦！木简安全运到这儿了，大功完成。第一阶段任务是我自告奋勇，第二阶段是你交办的，我全做到了。

没人看见，没人知道，没人碰过，原封不动我把它运来了。【明注：第一阶段 1937 年 7 月底-12 月某日，第二阶段 12 月某日-1938 年 1 月底。“12 月”取自柳文。三个“没人”可说明，吴景桢不知所携何物，而陈君葆等知沈运汉简却不知情。】现在我要到长沙报到去了。长沙北大那时准备搬到昆明，是要徒步迁校，因为没有那么多交通工具。有人来信告诉我，曾有人提议等我回去，当个领队，因为我是出名的飞毛腿，善爬山，出名的旅行家。跑路在我则更拿手。每天一百里，不在话下。【明注：见过一份西南联大的北大教职员名录，沈仲章榜上有名。】但是重庆傅斯年连来两个电报，打给徐森玉，说叫沈仲章不要离开香港，且等他自己来港，另有重要任务。

再说木简怎么样了呢？等到蒋梦麟来了，收条拿到了，而恒生轮也老早离开香港了。两只木箱是随船先到，无人领取，被搁到仓库里去了。也许已有个把月了。我拿着这张收条会同许地山去提这两箱木简。这两箱东西因为已经讲明交托给香港大学保管，安放在该校的汉口图书馆。汉口图书馆是香港大学的善本藏书仓库和阅览室。准备将木简搁在一个长的保险柜里。有几道暗锁，钥匙交给我和香港大学共管。他们单开也开不开，我单开也不行。提取时要征得双方同意，是订有合同的。我和许地山到轮船码头去领这两箱国宝时，又是吃了一场虚惊，几乎全功尽弃。那艘恒生轮已经到了好久了，现在才去领取，问谁去？没办法，只有自己去找。找啊找，到哪处找？恒生轮上的东西都在这一块，可就缺这两个箱子。“你认识那两个箱子吗？”“认识啊！”“再看看这几堆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找不到

（下转 10 版）➡



左图：记录稿选页。末行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一日”口误或笔误，另议。

右图：许地山与夫人周俟松。摄于 1940 年后，香港。周苓仲提供